

# 古龙

画眉鸟

● 中国藏学出版社 ●

全本楚留香传奇



# 全本楚留香传奇

## (三)

### 画眉鸟

古龙著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由两个故事组成，第一个故事写楚留香与柳无眉和她的丈夫之间的争斗。第二部分写楚留香与水母阴姬之间的争斗。这两个故事交错进行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。

楚留香从沙漠回来，本欲去寻找苏蓉蓉等人，不料路遭柳无眉与李玉函。他们声称苏蓉蓉、黑珍珠、李红袖等人都在他们的“拥翠山庄”，于是，邀请楚留香去他们的“拥翠山庄”。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一连串的谋杀，在“拥翠山庄”竟有六个高手联手要杀楚留香。楚留香屡屡遇险，历尽艰难以后，刚刚离开神水宫魔窟，又遇见杀人集团追杀脱离集团的中原一点红和曲无容。楚留香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终以高超武艺战败了杀人集团。

本书情节曲折、布局奇诡，令人在阅读时无法预测故事的发展方向。更无法预测人物命运和事物的结局。一个又一个悬念，造成一个又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奇。使你陷入一个又一个迷惘。充分显现古龙构筑小说情节的艺术功力。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 | 无眉画眉  | (1)   |
| 第二章  | 英雄会   | (12)  |
| 第三章  | 暗器之王  | (22)  |
| 第四章  | 暴雨梨花钉 | (31)  |
| 第五章  | 病困英雄  | (41)  |
| 第六章  | 出手意外  | (51)  |
| 第七章  | 职业杀手  | (60)  |
| 第八章  | 欲取先予  | (69)  |
| 第九章  | 天下无敌  | (79)  |
| 第十章  | 奇异夫妻  | (88)  |
| 第十一章 | 剑道新论  | (98)  |
| 第十二章 | 多谢借剑  | (108) |
| 第十三章 | 世家大族  | (117) |
| 第十四章 | 恩将仇报  | (128) |
| 第十五章 | 死亡滋味  | (139) |
| 第十六章 | 错综复杂  | (149) |
| 第十七章 | 残暴之尤  | (159) |
| 第十八章 | 你死我活  | (169) |
| 第十九章 | 仙境与地狱 | (178) |
| 第二十章 | 前辈风范  | (188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廿一章  | 人皮面具..... | (119) |
| 第廿二章  | 人为财死..... | (209) |
| 第廿三章  | 独行其是..... | (220) |
| 第廿四章  | 生死之交..... | (230) |
| 第廿五章  | 有女怀春..... | (240) |
| 第廿六章  | 虎穴龙潭..... | (252) |
| 第廿七章  | 水母阴姬..... | (263) |
| 第廿八章  | 生死之博..... | (274) |
| 第廿九章  | 变态心理..... | (285) |
| 第三十章  | 水底大战..... | (295) |
| 第三十一章 | 死亡之物..... | (305) |
| 第三十二章 | 出宫维艰..... | (316) |
| 第三十三章 | 宝剑无罪..... | (326) |
| 第三十四章 | 铁血传奇..... | (336) |
| 第三十五章 | 知己知彼..... | (346) |
| 第三十六章 | 百战百胜..... | (356) |

## 第一章 无眉画眉

现在，是黄昏。

这里是个很热闹的城市，街道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扶着老人的，抱着婴儿了……

大多数人看来都很愉快，因为他们经过一天工作的辛劳，现在正穿着干净的衣服，舒服的鞋子，囊中多多少少都有些自节俭的生活中省下来的钱，所以他们已经可以尽情来享受闲暇的乐趣。

另一些人，却从来不知道工作的辛劳，自然也不知道闲暇的趣味，所以看来就有些没精打采。

一个人不去耕耘，就想求收获，是永远也不会愉快的。

这条街道的两旁，有各式各样的店铺，有的卖杂货，有的卖茶叶，有的卖衣服，有的卖花粉，大多数店铺都将他们最好的货式陈列出来，来引诱路人的眼睛。

他们也在瞧着路上的行人，那眼色就好像行人瞧货物一样，路人的兴趣在他们的货物，他们的兴趣却在路人的钱袋。

这些人彼此打量着，彼此微笑着，大多数人都彼此相识，只有两个人，在这里是完全陌生，那就是胡铁花和楚留香。

楚留香和胡铁花甚至连城市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他们既没有打听，也绝不关心，因为他们的兴趣并不在这城市。

他们的兴趣就在这些人身上。

自一望千里无人烟的大沙漠归来，再见到这些和气的、愉快

的、善良的人，实在比什么事都能令他们开心。

这热闹的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条街，这条街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家酒楼，他们就选了这地方，坐在临街的窗子旁，望着楼下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，望着人们的笑容，闻着人们的呼吸。

他们就这样坐着，这样望着，也不知道望了多久，桌子上也堆满了锡酒壶，酒壶已都是空的。

胡铁花那张被大沙漠烈日晒得发黑的脸上，已透出了红光，等到酒壶已开始往地下摆的时候，他才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世上最可爱的人，就是这些平凡的人，你终日和他们相处在一起，也许还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可爱，但你若是到那见鬼的大沙漠去了一趟，你就会知道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人更可爱的东西了。”

楚留香笑着道：“这也正是你可爱的地方，一个对人类如此热爱的人，绝不会是坏蛋，一个坏蛋就绝不会有你这样的想法。”

胡铁花大笑道：“多承夸奖，我只希望老姬也能听到你这句话。”

提起姬冰雁，他开朗的笑脸上忽然有了阴影，连灌了三杯酒下肚，重重拍了拍桌子，大声道：“我真不懂这死公鸡为什么不肯和咱们一齐走，为什么要回家？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你若知道家里有人在等着你时，你也会急着回家的。”

胡铁花许久没有说话，又灌了三杯酒下去，才长叹道：“不错无论如何，一个男人若知道他的家里随时都有人在等着他，想念他，那实在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但最重要的，还是他心里必定有个值得他怀念的人，否则他的家就算是世上最美丽的地方，你就算用鞭子去赶他，他也不会回去的。”

他虽然还在笑道，但笑容看来却已有些沉重。

胡铁花眨了眨眼睛，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又想起了蓉儿他们，是吗？”

他不等楚留香回答，就又接着道：“其实她们既已回来了你根本用不着再为她们担心，就凭她们三个人，南七北六三省，又有谁敢动她们一根头发？”

楚留香只是苦笑，胡铁花也不说话了，因为他已瞧见有个青衣少年正在向他们这边走过来。

这少年本来就坐在他们旁边一张桌子的，人长得不但很英俊，而且看来很斯文，很秀气，穿的衣着虽然并不十分华丽，但剪裁得却极合身，质料也很高贵，显然是很有教养的世家子弟。

这样的人，无论走到那里，都一定会惹人注意的，何况他身旁还有个非常美丽的妻子。

楚留香和胡铁花也早已注意到这夫妻两人了，他们在喝着酒时，这夫妻两人也在喝着，他们的酒虽然喝得令人吃惊，这夫妻两人喝的竟也不少，丈夫喝酒时，妻子居然能陪着他，胡铁花早就觉得羡慕得很。

现在这少年居然抛下他的妻子走过来，胡铁花正不知他是为了什么，青衫少年却已走到他面前，抱拳微笑道：“小弟本不敢过来打扰二位喝酒的雅兴，但见到两位这样的好酒量，却又忍不住要过来请请教，但望两位莫要怪罪才好。”

爱赌钱的人，就算连裤子都输光了，也还喜欢别人说他赌得精、赌得好，爱喝酒的人，更没有一个不喜欢别人说他酒量好的。何况这少年自己酒量也不错，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自然更令人听着开心。

胡铁花早已站了起来，大笑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你肯过来，就是你瞧得起咱们，咱们若还要怪你，那简直不是东西了。”

青衫少年笑道：“小弟若非早已看出两位是豪迈不羁的侠士，也万万不敢过来的。”



胡铁花忽然沉下了脸，正色道：“你本来就不该过来的。”

青衫少年刚怔了怔，胡铁花已接着道：“你若想打咱们喝酒，叫咱们过去就是，怎么能将嫂夫人一个留在那边桌子上，这至少该先罚你三杯。”

青少年拊掌笑道：“两位若肯移驾过去，就算罚小弟三杯也没关系。”

三杯酒下肚，胡铁花已和这少年称兄道弟起来。

楚留香虽没有胡铁花这么容易就能和别人交朋友，却也不是个古怪孤僻的人，何况这少年夫妻两人，又实在令人觉得愿意和他们亲近。

这少年不但风度好，酒量好，而且口才也好，他的妻子峨眉淡扫，不施脂粉，更美得不带丝毫烟火气。只不过眉宇间总像是带着三分忧虑，脸色也苍白得不太正常，竟像是在生病，而且病得还不轻。

但这种病态的美，却最迷人。

酒楼上十个人中，倒有九个人的眼睛是在瞪着她的。

只要她眼波一转，四座男人们的眼睛都发了直，若还有人不瞧她，那人心定已醉得人事不如。

这青衫少年竟毫不在意，别人这么样瞧他的妻子，他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像是觉得很高兴。

最奇怪的是，这夫妻两人看来虽都很斯文秀气，甚至可以说是弱不禁风，但一双眼睛却是神光充足，明如秋水。

楚留香知道只有内功极深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眼神，这夫妻两人无疑是武功极高明的人物。

但他们无论言谈和举动，却又偏偏不带半分江湖气，无论怎么看，也绝不像是武林中人。

楚留香也不禁越来越觉得这两人有趣了。

对别人的妻子，他自然不便瞧得太仔细，但此刻这少年正向胡铁花频频劝酒，他的妻子也垂着头在轻轻咳嗽。

灯光斜斜照过去，正好照在她的脸上。

这几乎是一张毫无瑕疵的脸，脸上的轮廓和线条，简直完美得和一件精心和雕刻一样。

但这张秀美的脸上，竟缺少了样东西。

从楚留香这方向看过去，恰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双眉，但她竟然是没有眉毛的，她的眉毛完全是画上去的。

楚留香连呼吸都停住了。

“画眉鸟？”这美丽的少妇难道就是画眉鸟？

在这一刹那间，秘谷中那些少女们的尸首忽然又出现在楚留香眼前，每一个人都死得那样惨，每一个人脸上眉毛都已被人削去……这难道就是因为她自己没眉毛，所以她每杀死一个女人时，都先将她们的眉毛削光。

楚留香只瞧了一眼，就立刻抬起头，那青衫少年已微笑着向他举杯，楚留香也举起酒杯，微笑道：“小弟已叨扰了兄台许多杯了，却连兄台尊姓大名还不知道。”

胡铁花大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我只顾喝得痛快，却将这件事忘了，这实在该罚三杯。”

青衫少年等他喝完了三杯酒，才笑着道：“小弟李玉函……”

他话还未说完，那少妇人竟也举杯笑道：“两位为何不问我的名字呢？难道因为我是个女人？还是因为女人嫁了人后，就不该再有名字么？”

胡铁花瞧了楚留香一眼，笑道：“看来咱们又该罚三杯了。”

李玉函笑道：“贱内柳无眉，两位莫看她好象弱不禁风，其实她不但脾气和男人一样，打起架来，也绝不会输给男人的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哦！想不到大嫂竟还是位女中豪杰。”

柳无眉嫣然道：“其实我本来连名字也和男人一样，只不过小

的时候生了场大病，虽然没有死，但眉毛却掉光了……我现在的眉毛是画上去的，两位难道看不出来？”

楚留香本以为她一定要将这件事极力隐瞒，谁知道竟自己说了出来，楚留香不禁又觉得很意外。

只听李函玉道：“现在该论到小弟请教两位的大名了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我姓胡，叫胡铁花，他……”

楚留香正不知是否应该让他说下去，就在这时，竟忽然有个人直冲了过来，指着楚留香大叫道：“各位瞧见了么？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楚留香，楚香帅。各位有幸能见楚留香的真面目，实在都应该站起喝一杯。”

他嗓子就像是卖狗皮膏药的，这样直着喉咙一嚷，满楼的酒客都吃了一惊，虽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楚香帅是何许人也，但只要是江湖上跑跑的人，听到楚留香这名字，面上都不禁变了颜色。

最吃惊的人，自然还是楚留香自己。

只见这蓝衫灰裤，用黑布扎着裤脚，却敞开了衣襟。左边太阳穴上，贴着块金钱膏药，看来正是个标准的流氓地痞，这句话嚷完了，居然转身就要走，楚留香还沉得住气，胡铁花却已一把拉住他膀子，笑嘻嘻道：“朋友贵姓呀？怎会认得楚留香的？”

这人还想挣脱他的手，但胡铁花轻轻一用力，他头上已疼得直冒汗珠子，咧着嘴笑道：“小的只是个卖膏药的，怎么会认得楚留香这样的江湖高人？这不过是有人给了小的十两银子，叫小人来这里嚷一嚷的。”

胡铁花知道他这话说得不假，因为就凭他这点本事，想认识楚留香也不可能，楚留香皱着眉问道：“是谁给了你十两银子，叫你来的？”

这大汉苦着脸道：“那人说是楚香帅的朋友，小人也未瞧清他的模样。”

胡铁花瞪眼道：“你难道是瞎子不成？”

这大汉道：“他将小人拉到一个黑黝黝的角落里，又背着光，小人只瞧见他手里提着个鸟笼子，笼子里好像有只画眉鸟。”

胡铁花失声道：“画眉鸟？”

他立刻转过身去瞧楚留香，楚留香却完全不动声色，只是笑了笑，道：“不错，那人是我们的朋友，他这是和我们开玩笑的，你走吧！”

胡铁花只有放开手，这大汉就一溜烟似的逃下楼去。

李玉函像是也怔住了，这时才长长吐出口气，拊掌道：“眉儿眉儿，你听见了么？你最钦佩的楚香帅，现在就坐在你面前了，你还不敬他一杯？”

柳无眉笑道：“我当然想敬一杯，只怕楚香帅现在已喝不下去了？”

李玉函道：“喝不下去？为什么？”

柳无眉道：“你若被这么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，你还喝得下酒么？”

她又向楚留香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所以香帅你也用不着再陪着我们，你若要走，我们也绝不会怪你的。”

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在下本不愿走的，但现在……现在也只好告辞了。”

一走到楼下，胡铁花就用力一拍楚留香肩头，道：“老臭虫，你不是见的女人很多么，但象柳无眉这样的女人，你只怕也没有见过吧？她人长得漂亮还不说，而且……而且又豪爽、又妩媚、又体贴，她对你都那么体贴，知道你坐不住了，立刻就让你走，何况对她的丈夫？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不错，这点倒的确很难得。”

胡铁花道：“难得？又何止难得而已？像她这样的女人，我敢说天下再也找不出有第二个。”

楚留香：“哦！”

胡铁花道：“有些女人也有许多好处，但女人就是女人，每个女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，有的罗里罗嗦，有的装腔作势，有的冷若冰霜，有的却又太水性杨花，有的不许丈夫喝酒，自己却拼命吃醋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既然每个女人都有毛病，她难道不是女人么？”

胡铁花一拍巴掌，道：“妙就妙在这里，所有女人的好处，她全有了，但女人的毛病，她却一样都没有。所有男人的好处她也全有了，她又偏偏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人。这样的女人还有第二个，我拼命也要娶她做老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才见她一面，就对她如此清楚了么？”

胡铁花挺了挺胸，大声道：“你莫以为只有你了解女人，我姓胡的比你也未必就差了许多。”

楚留香淡淡道：“你难道没有想到，她可能就是画眉鸟么？”

胡铁花简直要跳了起来，瞪眼道：“她是画眉鸟？你可是有毛病么？她若是画眉鸟，那提着鸟笼子的人又是谁呢？……她若是画眉鸟，我就将脑袋切下来给你当夜壶。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不再说什么，因为他自己现在也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，过了半晌，才喃喃道：“今日我们吃了人家一顿，明天总该想法子还人家一顿才是。”

胡铁花拍掌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只有这句还像人话。”

他们本就准备在这里住一宵的，所以早已找了家干净的客栈，订下了两间干净的屋子。

月光照着窗前的梧桐，秋意已经很浓了，不知从那里飘来一阵阵桂子的清香，似乎在催人入梦。

但胡铁花还坐在楚留香屋子里没有走，楚留香也没有催他去睡，因为楚留香知道他最怕的就是寂寞。

何况，如此星辰，如此月夜，一个人身旁也实在不能没有个好

朋友，楚留香望着窗外的明月，悠然道：“桂花这么香，中秋只怕已在我们不知不觉间过去了。”

胡铁花恬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也不知有多少事都在我们不知不觉间过去了，又何止中秋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突听一阵嘈杂的人声传了过来。

接着，一人大呼着道：“楚香帅就住在这里么？姚长华特来拜访。”

楚留香皱眉道：“不好，原来画眉鸟叫人在那酒楼上一嚷，是想替咱们找麻烦的。”

他一句话刚说完，院子里已闯入一大堆人来。

这些人有的手里提着灯笼，有的竟抱着酒罐子，有的已醉态可掬，有的却是睡眼惺忪，像是刚从床上被人拉起来的。

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，手长脚长，又黑又瘦，三两步就抢到窗子前，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抱拳笑道：“那一位是楚香帅？在下姚长华，本是少林门下的俗家弟子，现这里开了家小镖局，久仰楚香帅的大名，楚香帅既然光临此地，若不让在下一尽地主之谊，那就太瞧不起在下了。”

这人说话又急又快，就像是连珠炮，说到“少林门下”四个字时，他一张黑脸上已满是得意之色。

对付这种自命不凡的人，胡铁花实在一点法子也没有，他正想悄悄溜开，谁知楚留香竟拍着他的肩头笑道：“看来你的面子真不小，竟劳动这许多朋友来看你。”

胡铁花眼睛却发直了，但这时窗外一大堆人都在向他抱拳施礼，他再想否认，已来不及了。

只听大家七嘴八舌，都在说什么……“久仰楚香帅的大名啦！今日能见到楚香帅，实在太高兴啦！”

胡铁花见到楚留香已躲到一旁去，只恨得牙痒痒的，眼珠子一转，忽然大笑起来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就是楚留香，但楚留香只不过是

个强盗而已，又怎敢劳动各位的大驾到这里来看我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瞟着瞟着楚留香，怎奈楚留香还是笑嘻嘻的负手站在那里，竟一点也不生气。

姚长华却听得怔了怔，过了半晌，才皱眉笑道：“楚香帅实在太谦了，江湖中谁不知道楚香帅劫富济穷，大仁大义，这强盗小偷四个字，谁敢用在香帅身上？”

胡铁花哈哈笑道：“你们当着我的面不敢，背后只怕在骂楚香帅不但是强盗，这是个混蛋哩！”

姚长华又怔了怔，干笑道：“香帅当真风趣得很，风趣得很。”

他像是生怕这位楚留帅又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，赶紧接着道：“在下先替香帅引见几位朋友……这位毛建光，人称‘神拳无敌大镖客’，这位赵大海……”他一口气说了十来个名字，不是“神拳”，就是“神刀”，不是“无敌”，就是“威镇”。

胡铁花瞧着这些人的尊容，再听到这些响当当的外号，简直连大牙都要笑掉，忍住笑道：“各位此番前来，究竟有何指教呀？”

赵大海抢着道：“在下等久仰楚香帅非但轻功天下无敌，酒量也是天下无双的，这次有了机会，大家都想敬香帅几杯。”

胡铁花大笑道：“错了错了，你们全错了，我楚留香轻虽马马虎虎，但酒量却比老臭虫也大不了好多，真正酒量无敌的人，在那里哩！”

他的手往那边一指，大家的眼睛都跟着瞧了过去，楚留香再想走也走不了，胡铁花大笑着接道：“啫啫啫！这位胡铁花胡大侠，才真正是酒中的大豪杰，大英雄，各位若不多敬他几杯，那才真是遗憾得很。”

他话未说完，一群人已都涌进屋子里，十个人中已有五个人向楚留香那边挤过去。

胡铁花这下子才算报了仇了，也不等别人敬他，自己先抢过酒杯咕嘟咕嘟灌了三杯下肚，又大笑道：“其实我楚留香非但酒量不

如这位胡大侠，武功也不如他的，有天我定要和他比武，五十招内就被他摔了个大筋斗，头都摔破了……你们看，这里还有个大疤哩，若不是他手下留情，这疤只怕还要大三倍。”

大家听得都瞪大了眼睛去瞧楚留香，纷纷道：“真的么？胡大侠你……”

楚留香被吵晕了，也听不出这些人乱嘈嘈的在说什么，只有摸着鼻子苦笑，心里却恨不得将胡铁花的这张大嘴用草塞住。

就在这时，突听“呼”一声，一样黑乎乎的东西自窗外飞了进来，带着一股强风，将窗子都震得“吱吱格格”和响。

众人大惊走避，这样东西已“砰”的落在桌子上，将桌子上的东西都震得飞了起来，竟是摆在院子里的大鱼缸。

这金鱼缸少说也有三五百斤重，此刻竟被人自窗外抛了进来，不偏不倚地落在桌子上，而且缸里的水竟半点没有溅，这份手力腕力，实在令人吃惊，众人不禁一齐向窗外瞧出去。

繁星满天，月光如水，院子里的梧桐，就像被水洗过了似的，苍翠欲滴，梧桐树下却已多了两条人影。

这两人也不知是何时来的？从哪里来的？两人都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，面上却各戴着个面具。

矮的一人戴的面具，正咧开大嘴在笑，高的一人戴的面具，却歪着嘴在哭，两个面具一哭一笑，一青一白，在白天看来，也许很滑稽，但在这静静的黑夜中看来，却显得说不出的诡异。



## 第二章 英雄会

晚风吹过，将两人黑色的长袍吹得猎猎飞舞，也将一阵寒气吹进了窗户，姚长华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，吃吃道：“这……这两位也是香帅的朋友么？”

胡铁花摇头道：“非也。”

姚长华骇然道：“那么这两人是谁呢？”

胡铁花咧嘴一笑道：“你怎么问起我来了？你是堂堂少林门下，又是这里的地主，地面上若有了来历不明的人，你怎会不知道？”

姚长华挺了挺胸，也想摆出少林弟子的架子来，但抬头一望，窗外四只眼睛正冷冰冰瞧着他，冷得就像刀。

戴着笑脸的那人格格一笑，缓缓道：“想不到这里还有少林门下，失敬了，失敬了。”他嘴里一面说着话，一面自地上捡起块砖头夹在两掌之间，说到“失敬了，失敬了”这块砖头忽然“簌落簌落”地落了下来，落满了一地，这块砖头被他两只手轻轻一夹，竟已变得粉碎。这手掌上功夫露出来，莫说姚长华等人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就连楚留香和胡铁花都不免为之骇然。

戴着哭脸的那人阴恻恻道：“久闻少林神拳天下无敌，朋友可愿意出来赐教几招吗？”

这人说话阴阳怪气，竟真的像是在哭。

姚长华鼻子里直喘气道：“我……在下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他身子忽然倒在赵在海身上，竟是两条腿发软，连